

三國志

魏

十九之廿

六	二	漢
函	一	
六	四	書
架	〇	
	三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3
冊數	40 (23)
函號	280 13



三國志

魏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力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
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
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
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評閱

淺草文庫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搏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

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

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料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

三國志 魏書 卷九
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議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大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祖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鄴陵埧薄使治中牟及帝授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太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

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殺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鑿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祭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曹祖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儔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儔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今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今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今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今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

陳忠王

三國志

魏書

四

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今盡肅恭於上京惟桓
 文之為盛今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今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今齊日
 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今等年壽於東王云云
 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
 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
 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
 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

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
 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一年增
 置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關司馬門
 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
 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
 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關司馬門至金門令吾
 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
 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關司馬門來吾都

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

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

傷

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亦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也。前爲書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疵。僕常好人譏

辨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此五伯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芬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灌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亦將

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
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
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
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待數日若爾
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
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
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
日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日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尤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
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試
自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
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
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顰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
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
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
鏗市人拱手者聖賢卓榮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

身修家

子雲老不曉事疆菴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
且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
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
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驟驟
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既緒瑣瑣何足以
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歎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
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
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賜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
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
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
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
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
召見之賜髦穀帛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
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
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

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說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籠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籠受緝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入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忤度太祖意豫作荅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

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修子曹芳子集皆知名于晉世叢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集字始丘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兄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矯字國彥髦字士辰並爲後出之後

準與裴頡樂廣善遣往見之頡注弘方愛嶠之有
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
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
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
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暢云嶠似準
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
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
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
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偏而醉之王召植
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
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
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
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
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
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
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掾五官將曰女人觀

親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
與伏波子掾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
其才踴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真尚當與女
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
與臨蓄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
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
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
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儀獄
殺之 虞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虞少有才
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虞嘗

從容講太祖曰臨蓄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
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
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
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
以勸勳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
欲立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
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知臣
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
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
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以聖哲習之

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
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庶不
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
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
而况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嬰歸

又多乎哉

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
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道
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
改之勸恐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
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
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金罪責
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
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
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
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

躍之懷瞻望反文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
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
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
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
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
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
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侍寵驕盈舉挂時
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
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於理元兇是率明明天
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

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
闕誰弼予身笑笑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
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
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
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
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
石建旗東嶽度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
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
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

微又曰蕭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臚車命
彼掌徒蕭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
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
有餓殍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
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
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許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
降或升駢駮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
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壘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
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
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

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
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
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
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鉄鎖徒跣請關
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
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
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
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
路東歸以叙隔澗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

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
 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
 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
 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疑我塗流潦浩從橫
 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
 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
 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軛豺狼
 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
 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

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
 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
 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
 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
 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
 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辛苦辛何慮思天
 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
 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

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授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奠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

困以寡怨君所未知不密失身蓋嘗誌焉

臣主相疑極則謂不兵焉何不智也

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萃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
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
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鼓雍門劍
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
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興於國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

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
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
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
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
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
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
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
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纒其王爵
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
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
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一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
將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
戰陣竊不自量志在効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雖刀之用使待西
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

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
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
以成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
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身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
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
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
皇帝南極赤峴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
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

魏雖工其
如談虎色
更何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諱不反顧義不旋踵劔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

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絕纒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纒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靈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是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稱故孔子有久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三國志
魏書
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
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
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于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
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

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
照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
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
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威威具
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竊自料，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弭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壯心臨應，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供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蹶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極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豸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始悉妾之家膏沐疏畧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大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

卷六雅

已刺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賢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堯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在宥不世之君必能

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離齟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莫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殄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謹

譁於林水，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溢脰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朱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勩，鑿鑿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荻則戰。

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聞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踵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奇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優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

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存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壓下，豪右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雖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所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減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而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暇之王曰聞章子改葬

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

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未妻負襁子弟懷糧脂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

多言數策

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
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
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
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
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
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曉若晝晦悵
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錄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
立無異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
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

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
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柏成子仲之
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
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
惟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
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
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
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以陳四縣封植

三國志

魏書一 陳思王

二十一

為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
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
國既自峻迫僚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
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
主徙郡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
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
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調終天路忽焉下
沉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
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

翻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曰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
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
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
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
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槐木危
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
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

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且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爲樂

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封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

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玳陳留恭王

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
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
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
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
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
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
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
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鏐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
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
繼鏐後

魏

邳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
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

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
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
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情而微
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解罪常爲太祖陳說宜

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
故特見寵異 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
分以爲二亦叙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
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
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
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諺云無易由言魏
武其易之也

諺則流涕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

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黃初二
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
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猗聰哲之才成於
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
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
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
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
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
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

在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巴氏公太和五
年加冲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
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二年復爲巴氏公正始
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
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
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
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

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
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大
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
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左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
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左多作禁物交通工官
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
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
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
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終厥行哉若

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月書云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
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
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
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
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
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蓋休復之語仲尼論行
旣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

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管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

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曹表

中山恭王表，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贊。表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表獨譚思經典。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
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
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
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
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
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救妃妾紡績織經

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
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避
活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
七百五十

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
化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
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
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王其戒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教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二

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齋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太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遠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管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

惡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秦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闈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作。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珫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
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珫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
弟壹繼珫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
太和四年追進珫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郡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漢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埒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
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
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

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
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
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流涕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詳兄弟之年故
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

二十歲

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
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大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
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

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
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祕封諸侯訓
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
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
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
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
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存詔得
諸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
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
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囚

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
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
况近在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
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
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

此与卷二十一
一枚錯簡

韋仲將

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
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
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雀往者魯連鄒陽之徒
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辭之儔也今覽王
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
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
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鯨休伯都無
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
鷲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
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積

與王繁佗錯

三國志 魏書
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應璩子 璩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璩博學善屬文善為書記文

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昔國附死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後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蕭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和情至過魯備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

斯誠寒暑不喻契崇答曰昔常撈羽儀俱游青雲
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回聲無異嚮故使恩
愛隆豈惟敦初好歟分在令終孔不兩九夷老氏
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
公不足夢玄寂今神王是以守至冲王隱晉書載
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
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潔性
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
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曹嘉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
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二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
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
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
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

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
薨謚曰定公子諱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
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
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
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樹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
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郡
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
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
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
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
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
丘茂性傲佞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
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
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庠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前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如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鄆鄆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賁宋姬生廣平哀王儼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

奉_レ魏_レ後_レ封_レ昌_レ鄉_レ公_レ景_レ初_レ二_レ年_レ立_レ為_レ饒_レ安_レ王_レ正_レ始_レ七_レ年_レ
洗_レ封_レ文_レ安_レ正_レ元_レ景_レ元_レ中_レ累_レ增_レ邑_レ并_レ前_レ二_レ千_レ五_レ百_レ戶_レ
東_レ武_レ陽_レ懷_レ王_レ鑒_レ黃_レ初_レ六_レ年_レ立_レ其_レ年_レ薨_レ青_レ龍_レ三_レ年_レ賜_レ諡_レ
無_レ子_レ國_レ除_レ

東_レ海_レ定_レ王_レ霖_レ黃_レ初_レ三_レ年_レ立_レ為_レ河_レ東_レ王_レ六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館_レ陶_レ
縣_レ明_レ帝_レ卽_レ位_レ以_レ先_レ帝_レ遺_レ意_レ愛_レ寵_レ霖_レ異_レ於_レ諸_レ國_レ而_レ霖_レ性_レ
麤_レ暴_レ閨_レ門_レ之_レ內_レ婢_レ妾_レ之_レ間_レ多_レ所_レ殘_レ害_レ太_レ和_レ六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
東_レ海_レ嘉_レ平_レ元_レ年_レ薨_レ子_レ啓_レ嗣_レ景_レ初_レ正_レ元_レ景_レ元_レ中_レ累_レ增_レ邑_レ
并_レ前_レ六_レ千_レ二_レ百_レ戶_レ高_レ貴_レ鄉_レ公_レ髦_レ霖_レ之_レ子_レ也_レ入_レ繼_レ大_レ宗_レ
元_レ城_レ哀_レ王_レ禮_レ黃_レ初_レ二_レ年_レ封_レ秦_レ公_レ以_レ京_レ兆_レ郡_レ為_レ國_レ三_レ年

改_レ為_レ京_レ兆_レ王_レ六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元_レ城_レ王_レ太_レ和_レ二_レ年_レ薨_レ五_レ年_レ以_レ
任_レ城_レ王_レ楷_レ子_レ悌_レ嗣_レ禮_レ後_レ六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梁_レ王_レ景_レ初_レ正_レ元_レ景_レ
元_レ中_レ累_レ增_レ邑_レ并_レ前_レ四_レ千_レ五_レ百_レ戶_レ

邯_レ鄲_レ懷_レ王_レ邕_レ黃_レ初_レ二_レ年_レ封_レ淮_レ南_レ公_レ以_レ九_レ江_レ郡_レ為_レ國_レ三_レ
年_レ進_レ為_レ淮_レ南_レ王_レ四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陳_レ六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邯_レ鄲_レ太_レ和_レ二_レ
年_レ薨_レ五_レ年_レ以_レ任_レ城_レ王_レ楷_レ子_レ溫_レ嗣_レ邕_レ後_レ六_レ年_レ改_レ封_レ魯_レ陽_レ
景_レ初_レ正_レ元_レ景_レ元_レ中_レ累_レ增_レ邑_レ并_レ前_レ四_レ千_レ四_レ百_レ戶_レ
清_レ河_レ悼_レ王_レ賁_レ黃_レ初_レ三_レ年_レ封_レ四_レ年_レ薨_レ無_レ子_レ國_レ除_レ
廣_レ平_レ哀_レ王_レ儼_レ黃_レ初_レ三_レ年_レ封_レ四_レ年_レ薨_レ無_レ子_レ國_レ除_レ
詔_レ曰_レ魏_レ氏_レ王_レ公_レ既_レ徒_レ有_レ國_レ土_レ之_レ名_レ而_レ無_レ社_レ稷_レ之_レ實_レ又

禁防壅隔同於罔罔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
非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
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
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
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
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
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
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魏氏春
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

罔

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
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
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
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其治衰則有與其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
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鷄在原兄弟

三國志

魏書二

七

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
憂禍之間雖有鬻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
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日
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
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
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
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
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
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

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
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
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
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
蕭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
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唇
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二魯
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
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

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
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
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
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
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
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
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交
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

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
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
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
寄什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
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
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
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

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
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弊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
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
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
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
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
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
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
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
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建子弟及諸呂擅

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
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侖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
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
孝景狠用鼂錯之計割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

三
子
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擗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
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
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一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能或以無後
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左今同姓疎
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

老成深計
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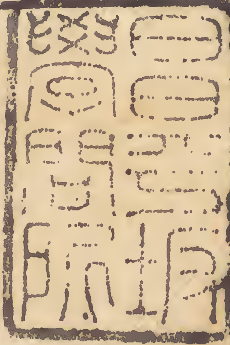
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
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
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
徒權輕勢弱不能自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
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
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
法而徵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
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
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
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
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
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
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
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

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閭閻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
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師，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
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彊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
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
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
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
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
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

稚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日本書紀

